

诚征小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,要求地域性,正能量,主旋律,原创。不拒草根,不唯名家,作品说话。字数不超过800字。投稿邮箱:lswb-sc-gh@sina.com

征稿启事

城市笔记

依然“年轻”

□ 隅 人

出门常坐地铁,乘客很多,难得有空余座位。有一次,我和几位年龄相仿的乘客刚上车,几个年轻人见了,忙为他们让座,却把我晾在一边。我手抓着扶手,一时有些不解,就这么闷闷地行了一路。

还有一次在一家超市购物,我和一位看着我年龄相仿的人都拉着购物小车登台阶。我的小车里已经满载,而那位顾客的车里却没啥东西。奇怪的是,一位热心店员见了,却赶忙下来帮助那位顾客把小车拖到台阶上,又伸手扶了他一把。而满载重物的我,只能独自负重登攀。这些经历都让我不解。

邻居中有几位大哥,他们都退休多年,见面时都会对我说:“你还年轻。”不管是否开玩笑,反正这“年轻”二字突然让我意识到,在地铁上的年轻乘客,超市里的热心店员眼中,我还没步入需要被照顾的老年人行列。至少在他们看来,我走路不趔趄,没表现出年老体衰的样子。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? 我应该感谢他们让我认识到自己还有朝气。这样一想,心中便一阵欣喜。

这天,我又乘地铁出行,中途见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上车,我赶忙起身让座。那妇女看着我,显得有些吃惊。我笑着回应:“我还年轻。”在超市见有老人颤颤巍巍地端着大白菜慢慢走向银台时,我也会帮扶一把,叮嘱一声:“慢点。”这一系列举动,让我更加认定自己依然“年轻”。

所以,能大步流星,绝不小步蹒跚;能迎着朝阳开怀大笑,绝不在日暮时垂头叹息。

谈天说地

热爱

□ 徐九宁

有个朋友热爱烧菜,几乎每天都要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自己烧的菜。我到他家做客,他通常亲自下厨招待我。他烧的菜品相佳,味道美,丝毫不亚于饭店大厨烧出来的菜。

不少人觉得烧菜很麻烦,采买、择洗、切分、烧煮、装盘,吃完后还要一一清洗锅碗瓢勺筷。但朋友不觉得,相反觉得烧菜是件快乐解压的事。这位朋友从小就热爱烧菜,他的母亲曾开过饭店,每天放学后他都喜欢站在母亲身边看她烧菜。他说,如果因为出差连续几天烧不了菜,全身就会有种说不出的不舒服。但只要回到家中拿起锅铲站到灶头前,就会满血复活,哪哪都舒服痛快!

热爱,热烈地爱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热爱,有人热爱阅读,有人热爱写作,有人热爱运动,有人热爱旅行。这些热爱,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,常常跟名利无关,与胜败无关,只是一种打心底爱去做的存在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,请与lswb-sc-gh@sina.com联系

这一日,冷暖正好,气候温润似春朝。我站在引江济淮工程派河口泵站前方,望见泵站的主体建筑像一台巨大的钢琴,安放在茫茫水面正中,黑白两色琴键相间。从长江逆势而上的水,缓缓流经泵站,如同看似绵软实则有力的手指,拂动着琴键。耳边仿佛听见琴声袅袅。

江流如琴

□ 储劲松

冬阳和暖,披在琴身,铺于水面,洒到衣服和脸上。有一瞬间我有些恍惚,以为自己身在吴越,而非皖中。

江水流经安徽中部小城肥西,肥西随即幻化为秀丽婉约的江南。引江济淮工程长长的输水线行经之所,似桃花风轻柔拂过,长江与淮河之间广袤的大地上,柳烟青,土色润,田园新。一系列难题,譬如灌溉、饮用、江淮航运、巢湖水质与淮河水生态环境改善等等,迎了解题的时刻。

江水由南向北,跨原野,穿城镇,过村庄,翻越江淮分水岭,最后汤汤注入淮河。自《尚书·禹贡》起,到《史记·河渠书》和诸多史书中的“地理志”,再到北魏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,诸多山川地理著作,哪一个作者会想到,水竟然会往高处流? 长江中下游的江水,能翻山越岭行走七百多公里,汇入淮河?

水鸟在水面盘桓起落,从容捕鱼。依稀看见鸟群里有白鹭、豆雁、鹈鹕、斑嘴鸭。这些鸟儿是从巢湖飞来? 从瓦埠湖飞来? 从长江飞来? 还是原本就栖息在肥西本地?

若是身生两翼,化作飞鸟升空俯瞰,万里长江、千里淮河与引江济淮工程七百多公里河道,略似一个硕大的“工”字。上面一横是淮河,下面一横是长江,中间一竖是引江济淮工程。

建在安徽中南部的两座泵站,也即无为市境内的凤凰泵站和枞阳县境内的枞阳泵站,像两个龙嘴,把长江之水吸入腹中,又吞吐出来,提升水位,然后分别经由兆西河线路和菜子湖线路,输送到巢

湖。这一段引江水到巢湖,谓之“引江济巢段”。建在皖中的派河口泵站和蜀山泵站,先后两次提水,把江水引入瓦埠湖。这一段沟通长江和淮河,谓之“江淮沟通段”,安徽人又称之为“江淮大运河”。建在皖北和河南省境内的八座泵站,接力提水八次,最终让江水自然流进淮河。这一段谓之“江水北送段”。整个引江济淮工程,江水被抬高近四十米,输水线路总长七百余公里,惠及安徽、河南两省数十万人。

开挖一条大运河,沟通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,并非今人才有的奇思妙想,古人早就有此宏图大志。在派河口水上服务区,合肥民俗文化研究者王老师告诉我,三国时曹操为攻打东吴,曾下令将士开挖江淮大运河,用来输送士兵、兵器和粮草。开挖之处位于江淮分水岭一侧的鸡鸣山。谁知在开挖过程中,土方“日挖一丈,夜长八尺”。也就是说,白天挖好的河渠,一夜之后又基本恢复了原样。反反复复多次,工程只好停工,留下曹操河这一遗迹。曹操河遗迹在今天的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境内,千年沧桑之后,还剩下一条近八公里长的旱河。

曹操河虽然未能开挖成功,但安徽、河南两省人民沟通江淮的愿望持续至今,直到引江济淮工程顺利竣工,终于圆了这一千年梦想。长江之水通过各级枢纽和水道,在江淮之间奔涌。江水所经之处,福祉随之而来。皖北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麦田,再也不愁灌溉。

肥西的作家朋友多次邀请我去看一

看引江济淮工程,特别是看一看江淮大运河。他的语气是极自豪的。肥西我到过多次,住过烟水迷蒙的三河古镇,看过麻栎森森的紫蓬山,欣赏过山南镇长庄村的十里风荷,在春秋时期吴楚鹊渚之战的古战场听过庐剧……但当我站在派河口泵站跟前,远远望那一台锃亮的“钢琴”,望见浩渺无尽的江水,确实有些晕眩。当天下午,在高店乡,望见引江济淮淠河总干渠这世界第一大跨度钢结构渡槽,从江淮大运河上方凌空而过,并与之成十字交叉,望见眼底的那一渠水,在夕阳下绿如古玉佩,心间的震撼,岂是一个惊字了得。

老子说水“几于道”,管子说水是“万物之本原也,诸生之宗室也”。人类史也是一部逐水、治水、与水和谐共生的历史。植物也是如此,遇水滋茂,离水枯槁。《诗经》里的草木,“蒹葭苍苍”也好,“绿竹猗猗”也好,“采采卷耳”也好,它们水汽氤氲,枝叶欣欣,全是今日江南的气息,写的却是中原风物。商周时代的中原,气候润泽,并不似今天这般干燥。而今,江水福泽皖中、皖北和中原,让缺水的千里平原变成类似江南的鱼米之乡。

夜里,在繁华如都市的肥西县城漫步。四十年前,这里还素有贫苦之名。想到而今的肥西县,多年蝉联全国百强县。感慨系之。

转过街角,清幽月色之下,我忽然听见汽笛呜呜而鸣。江淮大运河上,一艘夜航巨轮正好驶过肥西。

大家微语

尝雪

□ 董川北

● 果不其然,孩子把舌头伸得长长的,等了十多秒,便有数片雪花落在了舌头上。雪花瞬间就融化了,孩子舔舔嘴唇,意犹未尽,再次伸出舌头……如此几次后,孩子发现我们一直在盯着他看,于是冲我们笑了笑。我大声问孩子:“你在干吗?”孩子大声回答:“我在尝雪。”我又问:“雪是什么味道?”孩子大声回答:“好甜!”

妻子“扑哧”一声,对我说:“雪怎么可能是甜的呢!”

● 我指一指孩子,回答妻子:“我们小时候都像那样伸长了舌头尝过雪,你仔细回想一下,那时候尝的雪,的确是甜的。只是长大以后,雪才变得不甜了。”

谈天说地

三秒钟的顿悟

□ 默 子

每次炒菜前,拿起炒勺都会发现底部有层锈迹,便要花些时间清洗掉。炒勺有锈迹,是因为每次清洗后平放在地上,底部都会留下残余水分。就是那点水,转天便成了锈迹。有一次,我在炒菜后清洗炒勺时,将水倒

了后,无意中让倾倒的姿势多保持了大约三秒钟。转天再炒菜时,炒勺底部竟然干干净净,没有一点儿锈迹。我若有所悟,这短短三秒钟,清除了残余水分,就为后来省了大约三十秒的清洗时间。这既节省了时间,也会延

长炒勺的寿命。

仔细想想,我们工作或学习也是如此,如果最初下的功夫不到位,以后就要付出十倍甚至更多功夫来弥补。